  他自己的那辆车是去年秋初买的。一年多了，他现在什么也没有，只有要不出来的三十多块钱，和一些缠绕！他越想越不高兴。

    中秋节后十多天了，天气慢慢凉上来。他算计着得添两件穿的。又是钱！买了衣裳就不能同时把钱还剩下，买车的希望，简直不敢再希望了！即使老拉包月，这一辈子又算怎回事呢？  
  
    一天晚间，曹先生由东城回来的晚一点。祥子为是小心，由天安门前全走马路。敞平的路，没有什么人，微微的凉风，静静的灯光，他跑上了劲来。许多日子心中的憋闷，暂时忘记了，听着自己的脚步，和车弓子的轻响，他忘记了一切。解开了钮扣，凉风飕飕的吹着胸，他觉到痛快，好象就这么跑下去，一直跑到不知什么地方，跑死也倒干脆。越跑越快，前面有一辆，他"开"一辆，一会儿就过了天安门。他的脚似乎是两个弹簧，几乎是微一着地便弹起来；后面的车轮转得已经看不出条来，皮轮仿佛已经离开了地，连人带车都象被阵急风吹起来了似的。曹先生被凉风一飕，大概是半睡着了，要不然他必会阻止祥子这样的飞跑。祥子是跑开了腿，心中渺茫的想到，出一身透汗，今天可以睡痛快觉了，不至于再思虑什么。  
  
    已离北长街不远，马路的北半，被红墙外的槐林遮得很黑。祥子刚想收步，脚已碰到一些高起来的东西。脚到，车轮也到了。祥子栽了出去。咯喳，车把断了。"怎么了？"曹先生随着自己的话跌出来。祥子没出一声，就地爬起。曹先生也轻快的坐起来。"怎么了？"  
  
    新卸的一堆补路的石块，可是没有放红灯。  
  
    "摔着没有？"祥子问。  
  
    "没有；我走回去吧，你拉着车。"曹先生还镇定，在石块上摸了摸有没有落下来的东西。  
  
    祥子摸着了已断的一截车把："没折多少，先生还坐上，能拉！"说着，他一把将车从石头中扯出来。"坐上，先生！"  
  
    曹先生不想再坐，可是听出祥子的话带着哭音，他只好上去了。  
  
    到了北长街口的电灯下面，曹先生看见自己的右手擦去一块皮。"祥子你站住！"  
  
    祥子一回头，脸上满是血。  
  
    曹先生害了怕，想不起说什么好，"你快，快——"  
  
    祥子莫名其妙，以为是教他快跑呢，他一拿腰，一气跑到了家。  
  
    放下车，他看见曹先生手上有血，急忙往院里跑，想去和太太要药。  
  
    "别管我，先看你自己吧！"曹先生跑了进去。  
  
    祥子看了看自己，开始觉出疼痛，双膝，右肘全破了；脸蛋上，他以为流的是汗，原来是血。不顾得干什么，想什么，他坐在门洞的石阶上，呆呆的看着断了把的车。崭新黑漆的车，把头折了一段，秃碴碴的露着两块白木碴儿，非常的不调和，难看，象糊好的漂亮纸人还没有安上脚，光出溜的插着两根秫秸秆那样。祥子呆呆的看着这两块白木碴儿。  
  
    "祥子！"曹家的女仆高妈响亮的叫，"祥子！你在哪儿呢？"  
  
    他坐着没动，不错眼珠的钉着那破车把，那两块白木碴儿好似插到他的心里。  
  
    "你是怎个碴儿呀！一声不出，藏在这儿；你瞧，吓我一跳！先生叫你哪！"高妈的话永远是把事情与感情都搀合起来，显着既复杂又动人。她是三十二三岁的寡妇，干净，爽快，作事麻利又仔细。在别处，有人嫌她太张道，主意多，时常有些神眉鬼道儿的。曹家喜欢用干净掺亮的人，而又不大注意那些小过节儿③，所以她跟了他们已经二三年，就是曹家全家到别处去也老带着她。"先生叫你哪！"她又重了一句。及至祥子立起来，她看明他脸上的血："可吓死我了，我的妈！这是怎么了？你还不动换哪，得了破伤风还了得！快走！先生那儿有药！"  
  
    祥子在前边走，高妈在后边叨唠，一同进了书房。曹太太也在这里，正给先生裹手上药，见祥子进来，她也"哟"了一声。